

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*

梁右典**

有關中國思想史出版著作，以汗牛充棟一詞形容，應該不算誇張。因此，每每想以思想史命名、構思、寫作的學者，都不得不面對以下一種質疑：為什麼要再寫一部前人已經做過的研究，或是有什麼樣新的意義或特色，得以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？

一般來說，思想史屬於通史概念底下的分支。可以用時代劃分，讓討論焦點更為集中，使得論述目標更加明確；同時又帶有一定程度的時間連貫與背景支撐，例如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挑選幾個主題進行分析討論，就是一種不錯的寫作策略。本文評論王汎森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就是凸顯以上想法。

近世思想世界的形成與發展，是王汎森的核心關懷，特別是「人物」與「事件」在歷史發展過程的勢力消長、「主義」的興起、¹「概念」的探討、²「權力」的滲透、³「記憶」的形成、⁴「形象」的轉變等等，⁵都是作者用力甚多的學術議題。另外，

*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。

**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。

¹ 王汎森，〈反主義的思想言論——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 14 期（2018），頁 3-32；〈「煩悶」的本質是什麼——「主義」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〉，《思想史》第 1 期（2013），頁 85-137。

² 王汎森，〈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：晚清以來的「複合性思維」〉，《思想史》第 6 期（2016），頁 239-249。

³ 王汎森，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3）。

⁴ 王汎森，〈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〉，《思想》第 9 期（2008），頁 123-139。

⁵ 王汎森，〈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第 56 期（2002），頁 1-27。

對於史語所與傅斯年的研究、⁶漢學發展的趨勢、⁷時代關懷的論述等等，⁸也都有所關注。

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是一本主題式的論文集，全書由以下部分組成，內容包括：「序」、「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——兼論思想史的層次」、「從『新民』到『新人』——近代思想中的『自我』與『政治』」、「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」、「『煩悶』的本質是什麼——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『主義』的崛起」、「『主義時代』的來臨——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」、「時間感、歷史感、思想與社會——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」、「中國近代思想中的『未來』」、「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——晚清以來的『複合性思維』」、「『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』——對『地方的近代史』的若干思考」、「人的消失？！——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『非個人性歷史力量』」、「附錄——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」等等，如果將「序」與「附錄」算在內，總共十二篇論文。

十二篇論文整理成一部專書，綜合來看至少有以下兩點可以說明：第一，本書以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」為副標題，意謂對於近代思想史的論斷，有所損益與調整，這是「再」字的深切意涵；基本上強調思想對生活的影響，而不是純粹的哲學思辨或邏輯分析。第二，本書強調思想的「本質」與「發展」，例如「人」的存在，以及「主義」的形成與「概念」的想像；雖然這些「人」的存在、「主義」形成與「概念」想像，並非造成明顯的歷史事件（例如戰役），但卻對近代社會的演變，的確造成一定程度的作用。然而，以往卻被歷史學者忽略，而有待進一步的論述。

通讀全書內容，我認為王汎森在書中要捕捉一種像「風」的往復來回現象，以往稱之「思想背景」，似乎比較偏向靜態不動，其實不然。作者引用清代龔自珍（1792-1841）〈釋風篇〉：「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，今人之世倏而為後之世，旋轉簸盪而不已，萬狀而無狀，萬形而無形。」事實上，在王汎森的研究看來，思想背景是動態

⁶ 王汎森，〈歷史研究的新視野：重讀「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」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11期（2004），頁1-12。王汎森，〈「把吳鈞看了，闌干拍遍」——重訪史語所的舊跡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18期（2008），頁3-16。王汎森，《傅斯年：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7）。

⁷ 王汎森，〈新議題、新材料、新工具——簡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130期（2014），頁1-7。王汎森主持；李宥儒整理，〈「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？」綜合座談紀要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121期（2012），頁31-37。

⁸ 王汎森，〈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23期（2011），頁3-18。

發展的過程，如同「風」一樣吹拂，看似無狀無形，歷史學者卻必須要能捕捉「萬狀而無狀，萬形而無形」的流風。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也多所關注，並有專篇討論。

⁹ 以作者的用語來說，這就與「近代中國感覺世界（*structure of feeling*）與自我認知的框架（*frames of self-perception*）的變化」，¹⁰可以說是密切相關。¹¹

轉換視角後將會發現：思想史的範圍正不斷擴展它的領地，作者所說「生活的思想史」與「思想的生活史」是頗具趣味的提法，意義在於將思想與生活視為相互支援、缺一不可的關係彰顯。接連上一段，再「更具體地說，我（作者）是在討論近代思想中的『自我』與『政治』。」¹² 換句話說，書中所有討論都可以放在個人與國家、個體與國體的對照加以思考。兩相角力拔河的結果，作者認為：「二十世紀史學最大的創獲便是發現『非個人性的歷史力量』」、「結構的力量」，¹³同時「近代史學著作中連史家的主體性也消失了。」¹⁴

作者引用大量史料，但多半不是我們熟知的思想經典文獻，而是日記、報刊、雜誌、小說、演講集、政論等等；討論對象有如滿天星斗，但仍可放在「自我」與「政治」的兩軸象限之中，也引領讀者思考：人的地位何在？一方面有上述「人的消失」的憂心，指出個人的聲音是細微的，即使極力吶喊，卻免不了聲嘶力竭；另一方面作者也留意自錢穆、章太炎同時注意到「『潤物細無聲』之類的歷史作用。」¹⁵ 我認為作者試圖兼顧以上兩個層面，有意彰顯歷史中「人」的作用；歷史組成最重要的是人，在王汎森筆下，不論大人物小人物，或是中介人士，只要能夠發揮作用，都不應被排除在歷史之外。而「潤物細無聲」也與之前提到「風」的譬喻相關，有待歷史學者的巧妙捕捉。全書論述之處很多，觀點無法一一列舉；因此我只能就全書要點，試著歸納綜述，嘗試梳理五點並申論箇中意涵。

第一，歷史脈動的形成：作者身為歷史學家，對於歷史脈動的形成有所省思，

⁹ 相關論點請參考王汎森，〈風——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〉，《執拗的低音：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省思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20），頁 139-173。

¹⁰ 見於 Clifford Geertz, 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: Selected Essays* (New York: Basic Book inc, 1973), p. 239.

¹¹ 王汎森，〈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〉，頁 362。

¹² 王汎森，〈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〉，序頁 10。

¹³ 王汎森，〈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〉，頁 345。

¹⁴ 王汎森，〈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〉，頁 349。

¹⁵ 王汎森，〈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〉，頁 332。相關說法，請參考錢穆，〈國史新論〉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8）；章念馳，〈章太炎演講集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。

反對用後見之明來解釋歷史事件；也不同於 Marc Bloch (1886-1944) 認為「研究古代的歷史要像『倒著放電影』(regressive method)。」¹⁶ 而是，「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，也就是努力回到最初的『無知之幕』，一步一步展開未來。」¹⁷ 我認為作者研究擺脫歷史事件的線性發展模式，並有「方法論」的後設反省，以此詮釋歷史脈動的形成面貌。整體來說，作者在「生活網絡」與「社會網絡」的思考基礎上，更加強調從「交互依存 (interdependence)」的關係來理解歷史脈動。¹⁸ 進一步可以發現：所謂歷史脈動的形成，作者觀察歷史世界，書寫角度是眾聲喧嘩式的百花齊放；相關說法五花八門，歷史學者必須考量當中的複雜氛圍，以此論述當時歷史脈動的真實面貌應當如何呈現。換句話說，歷史脈動並非單一而平面，而是多元且具體。

第二，歷史內容的層次：至少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，其一，歷史思考是分「層次」的，「但是層次之分別多少是存在的，而且有時出現在相同人身上。」¹⁹ 其二，歷史思考是分「範圍」的，更準確地說是要留意不同族群、階級與群體的作為或反應。我在書中另一處看到作者所說「思想旋律」也有主副之分，²⁰與此說法更是可以相互呼應。因此，歷史內容在作者筆下的意義必須擴大處理——不僅是「具體可見」的人事物，還有「抽象不可見」的思想內容——包括不同族群與階級、個人與群體的思想內容；當時學者對於所處時代的思想觀察與論述的內容；思想的擴散、下滲與意義再生產的內容等等，透過作者具體論述，而對於歷史內容的樣貌有所彰顯。

第三，歷史本質的思索：王汎森書中帶給我們關於近代思想史本質的啟發，又可以概括在「問題化」與「尋求規律」兩種歷史本質的思索。他說：「這不只是一個反傳統的運動（註：五四），同時也是一個無遠弗屆的、將一切都『問題化』的時

¹⁶ Peter Burke, *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: The Annales School, 1929-89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0), pp. 23-24.

¹⁷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56。

¹⁸ 另外，作者提醒我們：觀念史家 Reinhart Koselleck 提出的 iterative structure 是形容概念都有若干時間層次的疊合 (layers of concept)，也可與此相互呼應。文章收於專書編輯內，詳細請見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, "Reinhart Koselleck A Commemorative Speech," *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: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* (Santander: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, 2011), pp. 415-434.

¹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序頁 4。

²⁰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140。

代。」²¹「規律」指的是艾思奇《大眾哲學》與斯大林《蘇聯共產黨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》的關於歷史發展教條化與集大成的論述，²²我們也不難在近代發現一種歷史本質的討論與實踐——以一種認同唯物論的歷史觀，斷定歷史本質為何的奇特現象。因此，近代思想史人物，不但正苦苦追趕進入此規律之內，並把一切問題歸因於沒有及早把握規律。然而，當我們將歷史本質一切固定化、規律化、普遍化，究竟離歷史本質是更遠或愈近？回顧二十世紀史學研究，不難發現這樣的歷史研究帶給我們的省思與警惕是深刻的。

第四，歷史方法的運用：作者所處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向重視史料，實事求是，嚴謹學風在王汎森身上也不例外；但是，「主體」與「詮釋」在本書也是值得留意的現象。例如他借助彼得·伯克的《知識社會史》一書來說明知識由下向上的流動，²³不同以往「下滲式」(trickle down)的思維。²⁴特別的是，作者同時又不完全侷限在史料之中，因他發現到「我們研究的是一群不大以文字表述自己的人，該如何勾稽他們的思想世界，這成了一道難題。」²⁵方法運用必須「轉益多師」，因而結合人類學家吉爾茲(Clifford Geertz, 1926-2006)重視地方上「一群人對他們自己說自己的故事(story a group tells itself about itself)」，²⁶作者從中開展多元的歷史方法——有書面、口述、想像、思想動態背景；也有主體、詮釋、流動、以及客觀環境組成。將研究對象的思想屬性，置於「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。」方法只能作為輔助，必要與否，在於是否呈現思想世界豐富多元的萬花筒形象。

第五，歷史觀念的嘗試：例如作者在書中提及「轉喻」，就是「意識到什麼是什麼(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ing something)」，在新思想活躍時代特別容易出現，因而能與另一種思想或行動有所連結。²⁷這是就史料閱讀而得到的觀念提煉。再如「轉

²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101。

²² 另外，作者也多處引用官方公布的文獻資料，例如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，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9-1979）。

²³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294。

²⁴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292。作者認為，關於思想、觀念的下滲有一個篩選的過程，可再參考佐藤仁史，《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：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》（東京都：研文，2013）。

²⁵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297。

²⁶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301。

²⁷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序9。

轍器」說法是轉述 Max Weber 觀念，²⁸「但是如果更深入地看，思想與政治、社會、教育、出版、風俗、制度之間，是一種佛家所謂的互為因緣。」²⁹ 還有地方文化的「傳播機制」，作者時常提醒我們研究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觀念——「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是並存的，顯現的與潛在的是同樣重要的。」³⁰ 因此，歷史觀念的嘗試提出與巧妙運用，幫助我們避免淹沒在眾多史料之中，並且擁有獨立思考的可能。正如作者所說，近代思想史既是一個「非個人性歷史力量」掛帥的時期，也有所謂「潤物細無聲」的歷史作用。歷史觀念的嘗試提出，將會激發學界更多思考的可能。

如果將本書置於作者學術脈絡加以衡量，也可以看出當中的特殊之處。第一部分，可以從「相關主題」的著作進行觀察——例如從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、³¹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、《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》³²三部作品，不難發現作者對於思想史研究，從一開始涉及的學術史、政治史、心態史，逐漸彰顯思想作為生活方式的表現，思想其實無所不在，而不必非得限制在特定範疇。第二部分，可以從「相關議題」的著作進行省思——例如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》、³³《啟蒙是連續的嗎？》兩部著作參照來看，³⁴可以明白作者對於思想史思考，不但從之前「古史辨」與之後「啟蒙」主題研究加以調整，都能採取更為不同研究進路；本書看似「擴散性」研究，其實都是相關議題的延伸，同時也能回歸某一議題的討論。換句話說：本書也可以視為作者學術研究的思路延伸，並且能夠與之前、之後研究成果，產生彼此支援的觀點聯繫。第三部分，可以從「相關影響」的著作進行論述——例如《天才為何成群地來：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》、³⁵《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》兩部著作，³⁶雖然都是屬於演講與評論類的文字，但是也都是奠基在對以往歷史知識的探索，從學術角度出發，進行研究，而不斷提煉的演講與評論心得。本書就是很好的例子：唯有透過專業的史學著作，通俗的史學推廣就能有

²⁸ Max Weber, *From Max Weber: Essays in Sociology*, trans. H. H. Gerth and C. Wright Mills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8), p. 280.

²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57。

³⁰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05。

³¹ 王汎森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3）。

³² 王汎森，《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20）。

³³ 王汎森，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，1993）。

³⁴ 王汎森，《啟蒙是連續的嗎？》（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，2020）。

³⁵ 王汎森，《天才為何成群地來：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19）。

³⁶ 王汎森，《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》（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，2020）。

根有據。

依據上述要點條列，並加以申述說明之後，全書貢獻就可以很清楚看出來，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面向：

首先，本書是「思想知識的再思考」：書中副標題雖然是「中國近代思想史」，然而我們不能把範圍僅僅侷限在以往相關著作的「天」、「理」、「氣」、「心」、「性」等等哲學範疇，而需有更宏觀的視野版圖。作者不同於「近代的思想史研究，一心以趨向哲學的抽象化、理論化為高」、「就像一具『帶寬』變得愈來愈窄的雷達」，因而這本著作是「想從史學的角度來恢復思想中的生活層面。」³⁷ 如果以譬喻做為解釋，「思想像微血管般遍布於社會，有些地方比較稀疏，有些地方則非常濃密。」³⁸ 作者對於思想歷史的思考也不侷限在自己學科，他曾提到「2014 年的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們的主要貢獻，是用超高解析螢光顯微術來窺探細胞內分子的活動，將注意力集中於細胞內部複雜而細緻的活動。」³⁹ 而且，「威廉·詹姆士《心理學原理》中很重要的一章就是講『注意力』，現象學中也討論『注意力』的問題。」⁴⁰ 對於思想中的生活層面隱而不顯、或是顯而未澈的知識再思考。

其次，本書是「主客結合的再思考」：作者不同於年鑑學派「將『人』從歷史趕出去，也將『事件』從歷史中趕出去。」⁴¹ 因而通讀全書，作者帶給我們的歷史面貌則是主客結合的再思考，即使發現從「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以來，有五股力量使『個人』變得蒼白無力」，⁴² 主要指涉左翼史學為主的重物輕人思想。但是，作者也不忘提醒我們「近代西方史學談到『人』的歷史作用時，往往將『人』與『能動者』(agency) 畫上等號，沒有產生現實重大作用的人就不是『能動者』了嗎？」⁴³ 所以，「人」在歷史脈絡應當如何看待，又起什麼作用，特別是「鏈接性角色」(linkage)，⁴⁴ 則是作者思索的重要議題。作者也沒有全盤否定物質經濟為主的馬列哲學，已造

³⁷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。

³⁸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。

³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86。

⁴⁰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86。

⁴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37。

⁴²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34。

⁴³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32。

⁴⁴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90。

成一波接一波的思想運動，並在近代思想史中的巨大作用。他說：「人們想過群眾生活，卻又發現公共生活的素養太難養成，經過不斷地摸索，終於走向靠『主義』來維繫新組織的生活的過程。」⁴⁵ 得以讓個人與事物的關係取得平衡。

最後，本書是「發展解釋的再思考」：近代思想史中的進化論思潮、俄國大革命、唯物辯證法，作者所謂「思想要落實到現實，往往就要『降一格』成為條文、格言之類的東西」，⁴⁶都為中國的思想發展提供參照與延續的背景。作者認為：歷史家或政治家的角色變成「推動者」或「加速者」。⁴⁷ 因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明顯議題：歷史的發展解釋變成可以預測，依循一定的發展模式，是否為真知灼見。如今看來，以上說法如明日黃花，再也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論點；但在近代卻是真真實實，例如作者提到 1925-1927 年，「就連向來對於新書不感興趣的工商界也為了要知道什麼是『三民主義』或『共產主義』而開始讀書。」⁴⁸ 因此，這就涉及發展解釋在當時的「合理性」，以及在目前的「批判性」，兩者應當如何合理看待。例如作者在〈「主義時代」的來臨——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〉，提到「為何主義會如此吸引人？」⁴⁹ 以及「當『主義』成為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，包辦一切真理、包辦一切是非的新東西時，1895 年以來思想轉型的多元競逐之局於焉結束。」⁵⁰ 發展解釋的說法一前一後，既符合以往強調歷史的啟發，又能貼近當時客觀情境。

至於，置於全書之末的一段話：「把中國放進當時世界思想脈絡中去理解」，以及作者也表示「對於重要思想家的著作進行縝密的閱讀，仍然是思考思想史的未來發展時最優先、最嚴肅的工作」，⁵¹則是提醒我們本書研究並非另起爐灶，而是一棒接一棒的學術工作，在在指向「二十世紀史學者對學術社群的忠誠是不是背離了對廣大人群的忠誠，值得我們鄭重的思考。」⁵²

⁴⁵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93。

⁴⁶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7。

⁴⁷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66。

⁴⁸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01。

⁴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140。

⁵⁰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214。

⁵¹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64。

⁵² 王汎森，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：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頁 350。

徵引書目

一、專書

(一) 中文

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，《五四時期期刊介紹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9-1979。

王汎森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3。

王汎森，《天才為何成群地來：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19。

王汎森，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1993。

王汎森，《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》，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，2020。

王汎森，《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20。

王汎森，《啟蒙是連續的嗎？》，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，2020。

王汎森，《執拗的低音：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省思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。

王汎森，《傅斯年：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7。

王汎森，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：清代的思想、學術與心態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3。

佐藤仁史，《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：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》，東京都：研文，2013。

章念馳，《章太炎演講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。

錢穆，《國史新論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8。

(二) 英文

Burke, Peter. *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: The Annales School, 1929-89*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0.

Geertz, Clifford. 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: Selected Essays*. New York: Basic Book, inc., 1973.

Sebastián, Javier Fernández. *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: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*. Santander: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, 2011.

Weber, Max. *From Max Weber: Essays in Sociology*. translated by H. H. Gerth and C. Wright Mills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8.

二、期刊論文

王汎森，〈「把吳鈞看了，闌干拍遍」——重訪史語所的舊跡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 18 期（2008），頁 3-16。

王汎森，〈「煩悶」的本質是什麼——「主義」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〉，《思想史》第 1 期（2013），頁 85-137。

王汎森，〈反主義的思想言論——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 14 期（2018），頁 3-32。

王汎森，〈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：晚清以來的「複合性思維」〉，《思想史》第 6 期（2016），頁 239-249。

王汎森，〈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〉，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第 56 期（2002），頁 1-27。

王汎森，〈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 23 期（2011），頁 3-18。

王汎森，〈新議題、新材料、新工具——簡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 130 期（2014），頁 1-7。

王汎森，〈歷史研究的新視野：重讀「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」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 11 期（2004），頁 1-12。

王汎森，〈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〉，《思想》第 9 期（2008），頁 123-139。

王汎森主持；李宥儒整理，〈「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？」綜合座談紀要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 121 期（2012），頁 31-37。